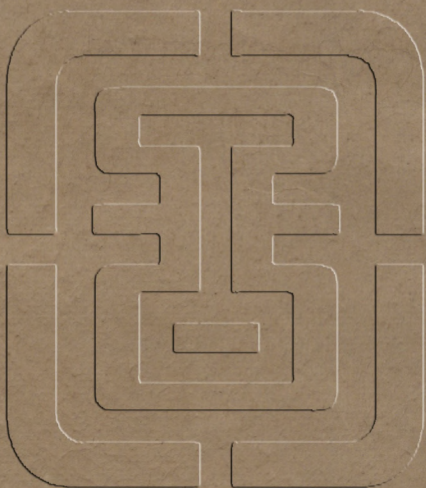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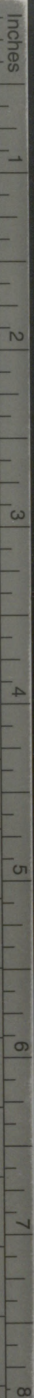


1316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七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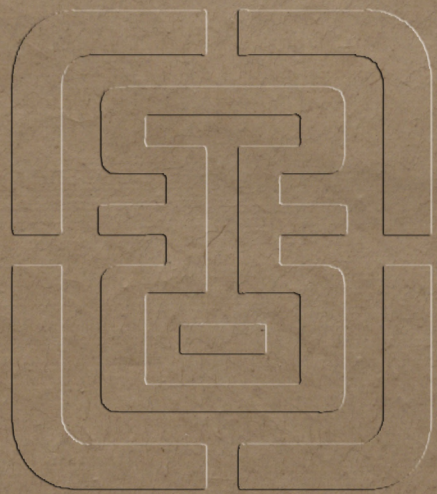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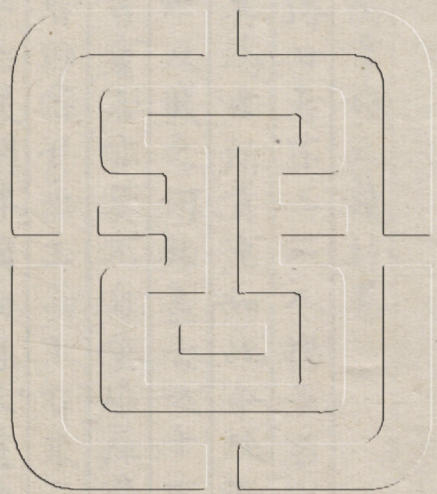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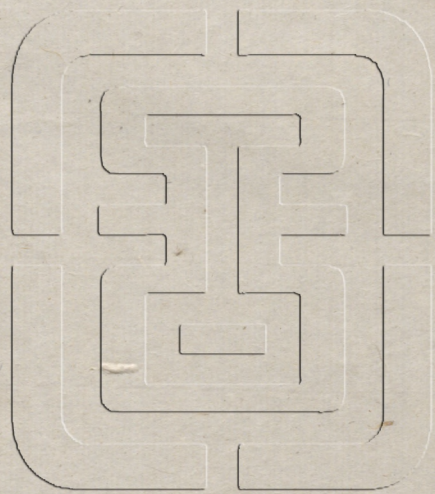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九

題跋

術者施元龍行卷

太史公傳曰者不三二人揚子雲以嚴君平與李士  
元並稱其為世所貴重如此今挾術浪走四方者如  
麻粟而世反賤之何歟蓋告之士不必蓬萊雖業一  
技而甚貧窶者亦莫不自重屈原楚大夫賈誼宋忠  
漢名卿皆即詹尹季主而下有來而問無往而告也  
史君君平垂簾閉肆國初麻衣道者非陳希夷不能  
致今術士異於是其有盤街不售有守門不得見有不問



而告者矣上饒施君伯山過余談天其學兼日者龜  
策之長決以風鑑倫類貫串談論泉涌品其儕輩皆  
在下風然客四方游三邊進不能取一命退不能謀  
把茅丘田別我南轅姑與之飲嗚呼安得有氣力貴  
人如燕昭為築黃金之臺如杜工部比以突兀之厦  
如白傅蓋以萬木之棗使君不以飢寒累心術益精  
語益驗為鉄户限非犖金帛而來叩者勿納

孫夢得習齋

語二十章習第一義作聖功夫寔基於是陳以名菴  
陳公和仲孫以名齋劉叟贊歎舜何人哉

蘇澤先天太極論

書有坦明易通者有微妙難通者孔氏語門人曰吾  
無隱乎爾然當皆高弟有性與天道不可聞之歎雖  
伯魚親受於家庭者不過詩禮而已經莫粹於易夫  
子五十而學如先天太極之義前有濂洛皇極經世  
書通書易傳後有朱陸鵝湖往復之論至矣盡矣以  
葉龍泉之精詣陳龍川之豪雋猶不能添一字注脚  
潮士蘇君澤廼著論以翼先儒之說而合諸家之異  
嗟夫余幼而執卷今七八十矣於書多未能通其易  
通者君年甚少顧能通其難通者亦足以見余之耄



而君之英妙不可及矣

陳蓮高梅詩

自昔詠梅者少六朝惟何遜揚州陸凱庾嶺之作傳於世至本朝孤山處士暗香疎影之句檀名至今此二三君子或才思清麗足以譽毒或人物高勝足以重毒又首為詩家破天荒如優鉢曇花擴劫一見所以可貴其後舉世皆詠梅無論山林之士雖市朝之人莫不有作累數千百篇而不敢望前賢之一聯半句於是不足以譽梅重梅而反以竊梅輕梅矣余往賦百絕先犯此戒和者二十餘家仙溪陳先輩最後和

而押韻用事新新無窮君妙年有塲屋之債宜且參取王沂公兩句未可作此冷淡生活

劉景山教學詩

難莫難於為人師而為童子之師尤難蓋敏純勤惰受性各異有能秤象者有不能名亦書者有擁抱中識之無者有誤讀金根者加以父兄驕惜保姆擁護左右便佞諂媚少也不力長而猶駸童心無時而改師教有特而倦則與之為嬰兒而已滔滔者皆是也吾里劉君教學詩四十九韻諄諄然廣弟子識小學書之意而無韓子利祿之誘使家塾每得若人任擊蒙



之責彼璞者可追琢成器甘白者可和米為色味拱把者可培養使之干霄拂雲也君名景山

三山薛璞講義

自古有狄難布衣之負材智喜功名者皆遊邊以求售其說而窮經考古之士所挾既迂北轍不利往往轉而南轅長溪薛君以其學講於泉泉之大夫國人相師以聽前御史洪公君疇取其引周禮經文以正歲為周正正月為夏正之說謂可以決千四百年之疑君歸遽余病既不能細扣君為余略剖一二其說皆信而有据辨而不鑿夫六經中千四百年之疑不

止於建子建寅一事前人稱賈生曰群疑亡矣君不以其已通者自足而以其未通者自勉余與御史公當為君特書屢書不一書

章仲中詩

詩非達官顯人所能為縱使為之不過能道富貴人語世以王岐公詩為至寶丹晏元獻不免有腰金枕玉之句繩以詩家之法謂之俗可也故詩必天地疇人山林退士然後有標致必空乏拂亂必流離顛沛然後有感觸又必與其類鍛鍊追璞然後工或曰孰為類曰有子桑必有子輿有孟郊必有賈島有盧仝



必有馬異天台章仲山示予吟葉庶幾有標致有感  
觸矣意君之友必有若子與若賈鳥若異者求之集  
中未見其人若達官顯人之評蓋富貴人語也非詩  
家語也惜予老病不得與君細論此事

鄭大年文集

建士鄭君贈余駢辭文貌音節步趨屈子二十五之  
作然楚辭惟騷經十篇三致意諄復而不為多委蛇  
曲折而不為費君所作可以約而盡者必演而伸之  
為數十百言豈祖述騷經而不參取九歌章句耶余  
嘗為作文難論文尤難貌似者不若意似貌似者法

言之似論語也兩京三都之似上林子虛也意似者  
杜詩之似史記也貞符之似王命論也此事話長他  
日當為君傾倒

嚴慈止舍詩卷

丙午余自少蓬廉西掖去國客或贈詩曰十載梅花  
曾作崇一番紅藥又無情辛亥自右螭兼保直去國  
街史劾余猶搜起梅花舊話庚申泰左螭西掖之召  
行至建安大學嚴生餞詩又為梅卷下注脚歲暮天  
寒萬卉摧落惟梅稍已萌動真余平生耐久之友嚴  
君知名六館慈恩之杏廣寒之桂還君好手盍以春



花讓余

曹夢祥石巖集

余少從事昇聞毅齋徐公由廬場守持江東度節道  
 昇始見于傳舍謀筦記之士於余余薦段君昌武公  
 亦喜其文昇以斤削端平甲午召彼故老公還禁近  
 余亦有列于朝遂得朝夕親炙每望公眉宇聽公緒  
 言竊意元曾山陽道州輩人不過如是後二十餘年  
 耆舊凋落余白首入京與尚書郎王公鄰墻王公示  
 余曹君夢祥石巖集一編其文無驚波怒瀾泓然止  
 水而已無竒葩麗藻蒼然老幹而已既而知其為毅

齋之宅相甚矣曹君之似毅齋也昔陶淵明為孟嘉  
 記述平生号为名笔余嘗欲為毅齋作傳不果曹君  
 宜為涓陽任此責毋庸多遜

劉瀾詩集

詩必與詩人評之今在言某人貴名揭日月直声塞  
 穹壤是名節人也某人性理際天淵源派傳濂洛是  
 學問人也某人窺姚姒逮莊騷摘屈宋熏班馬是文  
 章人也某人萬里外建侯某人立談取卿相是功名  
 人也此數項人者其門揮汗成雨士群趨焉詩人亦  
 携詩往焉然主人不習為詩於詩家高下深淺未嘗



涉其藩牆津涯雖彊評要未孤着養處天台劉君瀾  
抄其詩四卷示余短篇如新戒縛律大篇如散聖安  
禪詩之體制略備然白以賀監知名賀以韓公定價  
余未知君師友何人序其詩者方侯蒙仲余謂蒙仲  
文章人亦未詩人也詩非本色人不能評賀韓皆自  
能詩故能重二李之詩余少有此癖所恨涉世深為  
俗緣分奪不得專心致意頃自柱史免歸入山十年  
得詩二百餘首稍似本色人語俄起家為從官詞臣  
終日為詞頭所困詩遂絕筆何以異於蒙仲哉君足  
迹徧江湖宜訪壺外本色人與之評僅得其人飛書

相報余當從君北面而事之

建寧縣平寇錄

厲者蠻韃幹腹深入相中之全衡永江西之臨瑞皆  
失守惟陳侯元桂死賊郭他郡率囑賊未至委之而  
去竄伏山谷名曰移治郡雖小有痛禁軍有隔絕民兵  
若平時拊以恩信激勵而用之可以守亦可以戰何  
至倉卒元具如此林君經德之宰建寧也賊去縣五  
里君與其家端坐縣廨不去布置方略躬率官民兵  
逆敵遂大克捷豎首山渠以次俘馘邑人相賀曰微  
宰君吾邑其蹠血矣郡與臺閩方上其事于朝君謙



巽曰皆二塞之功也嗟夫一縣之力不大於郡二塞之卒不強於廂禁隅總彼以強大潰此以弱小存豈非君素拊其士而無虐使乎時其衣廩而不刻削乎向使君與全衡永瑞之守易地而處則千百瘡痍飢疲送死之虜誰能蹂踐數城如履元人之境哉君才名三十年猶縮銅墨近方以學官召而保境衛民之勞則未錄也昔咸質守盱眙杜愾守泗各以寡敵衆諉曰彼者郡將如田單以區區即墨拒強燕雖樂毅不能下謂縣不足守者非也惜余無太史公筆力不足以發之

陳秘書集句詩

昔之文章家未有不取諸人以為善然融液衆作而成一家之言必有大氣魄陵暴萬象而無一物不為吾用必有大力量唐人評昌黎公之文雄偉不常比之武事余謂詩亦然蓋雖古名將必用素拊練士卒素服習弓馬廉頗為楚將則無功晉惠公乘鄭駟則敗豈非氣魄力量有所限局歟若李臨淮因郭汾陽之營也壁壘一號今之而精采變李廣奪胡兒弓馬南馳且射殺追者此豈有法之可傳哉集句詩自半山後他人為之屢屢其難秘書君於此咄嗟談笑而成



詠物或感時觸事或絕句或五十六字雜取前人驚句  
無論小家數若李杜韓柳歐蘇黃陳大宗師亦皆俯  
首受令於旗鼓之下其氣魄力量固已闋古今騷人  
墨客之口而奪之氣矣是編乃君初擢第為郡文學  
時所作余文將順下風求續集而觀焉

信庵為包君用作墨梅

頃年見信庵丞相為林肅翁作墨梅橫卷肅翁自言  
嘗客於公之塾後果擢上第入韓苑今觀此卷乃為  
永嘉包君用所作筆愈老君用亦公客也蓋山相嘗  
求公一筆不與若二客未遇而公直以魁百花調鼎

實之事期之可謂具服矣君用勉之他日科第官職  
當不在肅翁下君用名因器余先君少師同年通守  
公之孫余舊同官錄參軍之子

二戴詩卷

余為儀真郡掾始識戴不屏式之後佐金陵閫幕再  
見之及歸田里式之未入闕又見之皆辱贈詩式之  
名為大詩人然平生不得一字力皇皇然行路萬里  
悲懽感觸一發於詩其姪孫願索其遺藁示余追念  
曩文式之余年甫三十一同時社友如趙紫芝仲白  
翁靈舒孫季蕃高九萬皆與式之化為飛仙余雖後



死然無與共談舊事者矣願詩亦有石屏風骨諸公多  
稱之昔禮樂有二戴余謂詩亦有之敬尊石屏曰大  
戴願曰小戴

董樸發幹文章

余山居十年不見近人文宇白首入京稍有袖文卷  
私淑余者大率章句多而議論少天台董君之作畫  
卷無一篇詩惟記序題跋誌誅繁者千百言簡者三教  
行他人文或讀數句輒義墮或首尾不相貫屬惟君  
引笔行墨畧無凝滯其融液先儒同異掎擊後學疑  
誤透徹痛快必達其意而後上使君進用而行其言

必有補於世道賢於風雲月露之作遠矣初余未識  
君見修齋王尚書稱其人後識君人見其文歎曰知  
人

為徑山間老跋 宸翰

臣恭惟 皇帝陛下聖學淵奧儒釋兼該奎畫高妙  
古今獨步迺者親御翰墨賜徑山主僧廣聞號佛智  
禪師聞修上恩出以示臣臣謂智之為義在儒家曰  
大智曰上智在釋氏書曰佛智曰菩薩智惟真知大  
覺者能之昔初祖遇梁帝忠國師遇唐宗皆有問答  
至令傳誦聞所以受知於 陛下者雖不以語臣然



故鄭丞相清之尤端明煇皆深於佛皆臣所厚觀其  
為聞序跋更迭稱贊竊意聞必有言向上契聖心者  
陛下豈輕以名假人哉聞將勒石山中臣幸以薄技  
待罪禁林贊歎有分

蕭棟所藏畫卷

畫洛神賦余見數本皆曰龍眠所臨雖使善鑒定者  
莫能辨其真贗廬陵蕭君此本未有澗泉跋語不必  
伯時真蹟自可重矣

方梅卿和御製間喜燕詩

和詩難和御詩尤難柳誠懸殿閣微涼之句雖無顯

刺亦含微諷而坡公尚有公權小子之語莆士方和  
仲以所賡 聖製聞喜燕賜新進士詩示余是日余  
忝從臣與燕恭賀以進久之乃見和仲詩昔章子厚  
情不在前甲見于色辭和仲高才奉對僅得文學然  
安義命敬君賜如此頃余嘗客和仲于塾茲幸以薄  
技在天子左右小不能如揚得意之誦相如大不能  
如常何之薦馬周可愧也姑為跋詩和仲名梅卿

再跋宇文肅愍公詩

余七十歲時為肅愍公跋此詩後六年詩與跋歸肅  
愍公之孫提管君陞祖身膏穹廬而手澤返于中國



不歸他姓而歸賢孫天也

黃龍

南公與黃檗勝公書有揚子風近世陸放翁朱晦庵  
筆意言語不掉書袋而自桀然成文璇公其寶藏之

宗上人所藏揚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

宗上人所寶三帖揚文公一也劉寶學二也朱文公

三也久軒此跋只舉朱公而揚劉則置而不言是宗

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而久軒未免猶有同異也

雖然久軒學與朱氏者其尊師衛道之意嚴矣余景

定壬戌九月告老得歸出宿湖山宗之徒拈侍者出

示此卷念西山久軒皆不可作矣因題其後

給事徐侍郎先集

其庚申仲冬朔侍立直前奏事越三日蒙恩擢貳夏

卿仍兼西掖時矩山徐公兼東省同論思同封駁每

見公於朝廷文字溫潤精切常自愧其論其之繁蕪其

於官府命令士大夫除受必是是非非義形於色某

素懦雖欲自毀袖中之藁附名淳夫之末而不敢近

傍也兩省同寅者幾二載一日公出二徐先生遺文

一帖曰覺溪公王父也曰觀過堂公嚴考也覺溪之

作如蟠桃實如優鉢曇花希世一見見則為瑞觀過



公大篇如廣樂萬舞短章如廟瑟三歎鶴鳴章指金華殿中語也豈特足以補呂氏讀詩記哉二老有文如此而終身隱約不過書詩之澤鍾於矩山公之身宜哉昔坡隸為文章大宗師而歐公尤稱老蘇秀才之言曾南豐亦作明允哀詞山谷為詩初祖而向律自山鬼木樨著薛荔天祿辟邪眠莓苔之語而出某於矩山公三世亦亦

包侍郎六官疑辨

某丙午以少蓬兼說書有旨請尚書辛亥以大蓬再兼說書當講論語俄遷右史進侍講當講周禮辛酉

以兵侍兼侍講復講周禮上於經學皆深造某於周禮非素習每進講不免旋請疏義傍采諸家解說陳之旃厦至於心有所疑理有未安既不敢為臆說率是捏合遷就以傳經文常恐明主顧問无以奉對聞宏齋包公有周禮說北面而請焉始見所謂六官疑辨蓋先儒疑是書者非一人至宏齋始確然以為國師公之書某心有所疑理有未安者如破痞刮膜矣一日開卷緝熙講天官至戲人奏曰臣雖按注疏如此說終是自信不過豈能有補於聖學萬一又奏周禮一用於新政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皆為天下



之禍臣舊疑其書近見包某長辨訟然每任意合若  
 陛下因包某進講試取其書觀之便見其人見識高  
 非世儒尋行數墨者所能及上領之是日貴主將下  
 嫁講退見大箱小篋拍塞殿廡竊意天上應酬群碎  
 亦如人間講席所奏未必留聖慮兵及還舍坐未定  
 得宏齋東謂有旨宣諭劉某奏御有周札解義可錄  
 進呈某與宏齋相與贊歎陛下之勤於典學未嘗須  
 臾離也雖開智館而猶延儒臣方治家事而急聞經  
 說真萬世帝王軌範宏齋既奉 詔抄其書奏  
 御某因題卷末而歸之宏齋

劉澗樂府

劉君澗嘗請方蒙仲序其詩以示余余曰詩當與詩  
 人評之蒙仲文人非詩人安能評詩今又請余評其  
 詞余謝曰詞當叶律便雪兒春嬰輩可歌不可以氣  
 為色君所作未知叶律否前輩惟書卿美成尤工君  
 其往問之讀余此評者必咲曰君謂蒙仲不能評詩  
 君顧能評詞乎

吳必大檢察山林素封集

昔陶穀尚書代其翰墨之功希望大用善于藝祖  
 聖訓曰吾聞翰林草制依本画芦盧耳吳君此集十



有七篇皆翻空出奇幻假成真元本之葫蘆也雖然  
有毛穎草華傳在前謂之依本亦可但文字巧拙世  
有公評君於四方精妙之至矣余獨惜君才思鬱積  
无所洩而姑見於游戲如此他日京筆以鳴國家之  
盛當充其所謂精妙者為溫潤典雅為和平冲澹新  
集行則此編為少作矣

歐良司戶文卷

輦路二年閱中友贊卷身身率業編鉅帙多千篇少  
亦敘百余病眊不能悉讀或不能讀終卷盱江歐君  
示余古文八賦一古律詩十四儷語四其言質而綺

簡而不煩如高人韻士深衣幅中見者屈膝不待有  
袞及綉自然貴重其佛老論王制月令辨皆精確硯  
銘真贊皆峻潔詩如貞女采蓮之篇尤有古意雜興  
云壁固君所奇鏡亦妾所惜乍可返君璧妾鏡不可  
得語尤高簡於暹珠吟矣五言云紅黃冬樹葉紫翠  
夕陽山惠崇大年着色画也

蔣廣詩卷

友人方善天示余以宜興蔣君子充詩卷留之年餘  
余方待罪禁林客屢滿門詞頭盈几未暇讀及告老  
得歸出泊湖山善天來徵所留卷始拂塵開卷不三



數首而城中賓客相尋未已終不得細續余聞詩人  
警句皆旬鍛月鍊嘔心投腸而成蓋有踰歲始補足  
一聯者此集百七十餘篇少亦費十年功夫余挑包  
行矣且題姓名於卷末他日板行以一本寄山間當  
別着語善夫名至于充名廣

毛震龍詩藁

詩料滿天地詩人滿江湖人人為詩人人有集然惟  
極天下之清乃能及天下之工放一生客投社着一  
俗字八卷敗人清思矣生客不必貴要但聞人皆是  
俗字不必請求但浮誇皆是林和靖在天聖明道間

詩名獨步招聘不至一旦抗守至山間置醴詰旦以  
儷語叔不能出山謝地主之意大為物議所非衛士  
毛君震甫示詩一帙有事外之志但其間頗為聞人  
浮譽所累余謂當盡撥棄之乃極清極清則極工矣  
余此語亦當撥棄

黃挺之詩卷

先人開禧初與白石同朝余臨平初與魯庵同朝有  
情好魯庵雖不得年然詩名不下乃翁今其子若孫  
又皆能詩詩固不可無源流耶抑白石僅至九卿不  
登侍從疑詩為之也魯庵僅至學官掌故不特一麾



亦詩為之也去辨父子高才俱未解福疑又詩為之也豈昌其詩者固嗇其祿位耶余少喜吟所至齟齬跋扈後禁不為然後稍官達詩能窮人之說余以身體驗之信而有證

贈鄭潛

衢人鄭君潛善風鑒然未嘗出山而四方名士莫不接識余聞古之有道術者如嚴君平司馬季主皆下簾閉肆人即而問非即人而售也君之術余不能知其淺深然不即人而人即之有嚴馬之風矣君生於庚戌余於君長歲

魏司理定清梅百詠

作詩難和詩尤難語意相犯一難也述韻二難也惟意高者不蹈襲料多者不拘窘建陽魏君和余百梅詩鑄偉詞新新押險韻易易蓋意高而料多者念昔宰建陽偏奕邑之賢雋歲晚凋零百無一二嗟夫余之去邑久矣君生於丙戌余去昔君方三歲今才名如此詩筆如此子不云乎後生可畏又云吾哀也久矣

江山王明府高友堂詩跋

永嘉王君友直名其堂曰尚友秀巖李公鶴山魏公皆為詩賦以推明其義繼李魏為詩並跋者盈卷尚



友之說無餘蘊矣余不及識君而卷中諸公如鶴山長春官余為郎擢西府余為掾如止堂則同師西山同攝兩省如西澗則早同朝晚同侍從惟秀巖出蜀時余已去國此數公者皆當世名臣其言重於昔而信於後矣君讀書萬卷取友千載終身隱約不求聞達而其子江陽明府繼明堂之志任肯堂之責權儒科宰畿邑余行役出其境上官譽之輿人誦之牙異辭異時縮銅墨於斯者率不旋踵傷錦而去惟明府愈久而民愈信余叩明府縣譜則感然曰吾汲汲督賦以應期限未有以及民也然邑人固諒明府之

心矣余未志明府父子所欲友者以諸公所言推之周元公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君欲友元公者歟邵康節曰諸賢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明府其欲友康節者歟

松山趙氏義莊規約

聖門以無改父道以善繼志述事為孝孩提之童知誦此言及乎耄老能踐此言者寡矣父置醴待賓師而子不設父開東閣而子施行馬父卮酒無庖廩之費子一揖無吐握之勞而父子嗜好相反如此况先志有大於此者乎本朝故家買田贍族昔惟文正范公



今惟信庵趙公靜齋趙公然非創置之難而增廣之難靜齋之田六百石治幹君增為千石其景慕忠宣公者歟他日官達是莊之增未已也

崇蘭圖是跋

三公始有山林共隱之約既使江貫道圖之又各賦詩以見志其後蘭齋大用北山入為詞臣皆未嘗踐約而三公相繼仙去矣此圖流傳跋者滿卷如汪公彥章辛公企李朱公希真張公巨山謝公季思劉公李高皆南渡文章宿老筆精墨妙照映繚素乾淳以後名公卿姓字亦班班見焉蓋崇蘭主人沒於紹興

壬戌至是甲子再周趙氏世珪此圖今在其四世孫與積處出以示余余曰此君家舊物也君其珍秘之無若永禪師藏廼祖禊帖不密為京東學究所竊

再題

汪公跋此卷年七十回有衰漸龍鍾之歎余書卷末年七十七衰病龍鍾甚於汪公矣掩卷慨歎不已

姚南一齋名

鄱陽姚君齋名乃與南渡參與陳公相犯陳公遠矣心不競此陳亦然長樂黃侍郎永嘉謝左史亦以蘭名齋歲月尚近余恐君未免有與謝公爭墩之嫌兩



家未免有不虞君涉吾地之問

李光弼詩卷

看人文字必推本其家世尚論其師友史記杜詩固  
高妙然子長世掌太史如董相東方先生皆同時相  
頡頏子美自謂吾祖詩冠古又與子昂太白岑參高  
適諸詩人倡和故能洗空萬古自成一家余少走  
四方於當世勝流多所歎接識果齋伊落之醇識斛  
峰蕭汲之直識徑畷龔鮑之潔今三君子僅存其一  
余亦耄老孤陋寡聞甚矣樵士李君雲仲示詩三帙讀

而異之問其譜系果齋其諸父也觀其賦詠斛峯徑  
畷其師也卷中格律若未離唐體然其意度脫換騷  
選包含理致大而道德性命小而草木蟲魚自昔經  
生學士詞人墨客智所未及筆力所未能發者皆長  
言而永歌之蓋其濡染於家庭熏炙於師友者深矣  
然士生叔季有科舉之累以程文為本經以詩古文  
為外學惟才高能並工賈浪仙有詩名入試乃問原  
夫輩乞一聯揚補之妙辭翰札闡作賦至第七韻思  
不屬求助於同人同人戲之曰何不画毒一枝足之  
余慮君之本經為外學所掩也既誦其美因以箴之



君父師皆以其 魁天下詩文特其緒餘耳

跋梅憲程公坦詩卷

吾詩工人曰拙勿信也吾詩拙人曰工勿信也孰信哉自信而已却以寒島以瘦盧全劉义以恠皆名家然止求昌黎公印可不徧求名公卿也君其思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一十

題跋

聽蛙方氏墨蹟七軸

張公不以詞翰名然行草故自豪邁所謂學士老兄者何人歟下云負大才名必是与王元之輩人張文定公齊賢帖

楊公帖乃己貴是時所作片紙小字極謹楷茨苓呵子皆易得之藥苔蘭有珍荷之語前輩謙厚如此許帥不知是何人所謂壹九者不知是何藥而能起重病也坡公帖十八字耳居然韻勝揚文公蘇文忠



山谷二帖當是自點南北歸所作故有伯氏道次戎州人回之語山谷帖

與發句帖尚易得惟跋李邕帖小字行書者可寶玩

未帖

居中諱宮小金堂公之季子仕止於南昌卓然與陳

了翁江民表厚善可以知其人矣元城帖未知與何

人有邑事清簡之語豈在南昌時所得乎二公寸紙

隻字它人尚知寶帖方氏子孫其永襲之帖翁元城

梅聖俞謂郭功甫有太白之才今觀其自書五言只

如此恐去太白尚遠然方氏藏之百餘年竊意同時

思亭者非一人惜不得盡觀以驗工拙

坡公二帖皆與南圭使君者萬卷樓舊物也烏虜主

人為吾寶之

三處士贈答

網山

古之學者必尊師子夏以木称師受曾子之責許行

以背師為孟氏所詆竹溪中書君之學受於樂軒樂

軒受於網山二師皆老死布衣竹溪在三之念愈篤

其再入為詞臣也年勞當遷元士乞以此一階回授

師及師網山樂軒也友齋寒也詔下其事議者以為



旌異遺逸朝家盛舉也宜報可回貶之請宜勿聽竹溪頓首言與例易啓真情難察他日源源而來者將以某為口寔矣大臣以聞上忻然如竹溪初奏贈二師初品官堂帖采綱山贊書語號曰文介先生初綱山接艾軒嫡傳聞晦庵緒言其詩文古雅節行高潔師趙忠定公舉遺逸不就謂之文介寔副其名矣昔荆公患士風不美坡公有今之君子爭半年磨勘之戲竹溪此舉彼乘磨勘者聞之可以愧矣

樂軒

前輩言事師之謹者惟石介李洞於孫明復坐則立

昇降拜則扶游酢侍程伊川雪深三尺而不敢退此謂事其生爾竹溪之於樂軒也以其無後則祀之家廟焉歲時則祭於墓焉入白尚書下邳邑禁二墓之樵採焉師死而事之如生有前輩所難者上既可竹溪回貶之請堂帖采樂軒贊書中趣尚高遠之語號曰文遠先生讀其書尚論其人無愧於此名矣昔叔孫之弟子半山之門人皆尊其師為聖蓋漢廷方用嗣稷君制禮崇觀方以新經字說造士其尊之也有所為也若竹溪師友乃窮書生老選人其宰木已拱非有權位可軒輕氣力可榮辱入者而竹溪懷向來



一辯惓惓如此豈有所為而為之哉

寒齋

三先生褒論既下或問余曰竹溪事樂軒如父事綱山如王父師弟子情義得矣寒齋纔長竹溪四歲於網山樂軒若為班乎余曰韓子不云乎其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昔陳了翁早青楊龜山年六十猶為比較務然了翁稱龜山必曰中立先生竹溪之於寒齋亦然上以寒齋嘗力辭改秩給札特賜陞朝或又問曰寒齋何以謂之文隱也余曰六記百詩至文也不隱山林而隱市廛大隱也故蒙齋表尚書見其書

驚喜謂得慈湖潔齋心傳之妙旨杜游兩丞相聞其風啓擬待以泉章漫塘起隱之故事蓋曰隱者乃公朝之紀寔曰文者非寒齋之求顯

朱文公帖

曩余宰建谿三年見文公道墨多矣輒能辨其亦能知其交游往還不為誰自谿上歸踰三紀此二帖與子礼六七兄者行草尤妙其為真蹟無疑但恍然不紀子禮姓名疑是五夫諸劉偶涵江山長祝君相訪其祖姑丈父母也亟以問之祝亦不記所云折簡言永之於文公集有誄子礼文始知子礼乃草



堂先生之子文公矣夫人之同產也團兄弟求時官書而文公乃慮鄉曲見疑而不果作又勸子禮避嫌其居鄉謹重如此學者所當法也帖中云子厚者黃氏名銖工古體詩文公序其集計議陳君得此帖以示余借觀索日書其後而歸之

李巖孫詩卷

李氏自樵川通守為鄉先生及門著錄牒者多名士至亭山尤為鄉評所推今為太史氏掌南宮牋奏其子若猶子名某孫某或墮世科或借計更往二有聲場屋一日巖孫者示余詩一卷乃舍黃策捷

為山林幽子江湖游客之語余告之曰汝伯文章宿老也奈何厭家難而問外人乎君復余曰昔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子敬曰故自不同公曰外論不爾子敬曰外人那得知然則余固不足以知君矣姑書此紙以代還贖

刁通判詩卷

歐陽公自言少時未有一人見知惟內翰刁公開端誘導至於有成而後止其後游於諸公雖有知者莫之先也蓋杜苑韓富援歐於知名之後內翰識歐於未知名之時非具眼不能爾藏春公內翰子也底法



父所交皆名公卿歐公稱其四紀擅名美其歲晚解  
纓蓋刁氏之源流遠矣文獻相傳至清漳通守復以  
詩鳴余嘗評本朝詩竟體過於雕琢去情性寢遠至  
歐毒始以開拓變拘狹平澹易纖巧子曰辭達而已  
矣豈必擇捨義山八杜乎通守所作近情切理者有  
王黃川邵康節之風意所欲言辭必足以發之監郡  
以後諸篇條壘而不縛律放縱而不踰矩真老筆也  
通守以棗本示余輒題其後

蘇才翁二帖

才翁兄弟皆以書名然裕陵尤重才翁而柳子美今

觀才翁帖自負得二王意謂子美有懷素風爾乃知  
裕陵聖鑒之為確論才翁使閩與君謨同持今使者  
碧柘陳公既浚才翁八井封植君謨道旁松不幸遭  
斧斤者裁補之訪求兩賢遺墨刻之雪觀之上惟才  
翁書尤難得此二帖皆莆人墨林方氏所藏碧柘以  
滄浪三帖易之去蘇蔡遠矣而公懷賢尚友存古詔  
後之意如此豈特翰墨風流與兩賢神交於二百餘  
年之前哉

林子彬詩

玉融林君子彬示詩七十篇其言曰吾藏之以待後



子雲然其人不可待今江湖間多以此事推君試為  
吾評之余毫擘未暇細觀君貽牋督過余既愧謝徐  
味其詩果多警句古體若發興高遠然有子昂太白  
朱文公數十篇在前便覺難追按律體若造語尖新  
然視晚唐四灵猶恨欠追琢而君自謂可以見古人  
矣又曰可以藉口白先君矣自許如此使余道何物  
語昔尹生從列子李御風之術數月不省又十反而  
十不告憊而辭去而復至列子曰昔吾師老商氏友  
伯高子三年始得天于一盼五年始一解顏而笑七  
年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而後心疑形釋骨肉都

融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  
乘風乎余謂豈真乘風哉去重濁而就輕清爾豈惟  
詩哉惟學亦然儒家有服勤至死者前輩有立雪不  
敢退者有十五年學朶而安者余雖未至於老商氏  
伯高子及先儒地位君投贄屬耳立談之頃而欲盡  
余肘後可乎未可也願與君各勉之子彬名文之

趙卿遺藁

昔元昊叛士大夫多言西事惟韓范之言最精以其  
目擊而身履之也今亡難興且三十年抵掌言邊事  
者衆矣靜齋趙公奏疏獨謂江上精兵良將分戍淮



城一步不可移動又撥舟師防渦口根本之地反覺無恃又言張翰劉岳列屯江上所部或不下十萬或五七萬此兵聚之效豈若今日各城株守不能運掉哉又言虜有窺江之浙江面空隙處多毋謂虜不能渡為尚書郎為樞掾終始持此論及己未游黃洲之變公言始驗又言今日於邊將賞常厚罰常薄驕蹇者不能裁抑罪戾者不知循省皆切中時病膏肓蓋公仕官於淮東西取文亦如韓范之行西邊非若耳聞其意料者余銘公墓時未見遺藁後其子上虞令君與積以藁本示余曰題卷末以補墓誌之闕

跋鄭子善通宋諸帖至

淳化帖

閣帖止十卷惟絳帖二十卷此十卷剪裁之餘猶有日月光天德願上登封書九字隱七可辨蓋絳帖別本失去其半今題云淳化帖誤矣文山父子號博雅亦誤乎

法帖第九卷

此帖摹刻精妙紙墨皆北碑然以淳化及元佑大觀本比對皆不合它帖板數次第皆列於其頂之前此帖如第一第二皆列於其頂相傳元祐諸王借閣本



讎開安知此非王印本乎惜也止存一冊然皆二王字可寶也

禊帖

此五字不缺本校余舊藏者無一點一畫不同但余本有尤王二公鑒定真蹟耳

又

此亦五字不缺本乘處甚真近世惟俞松壽老專收禊帖作蘭亭續考余得其五字缺本今傳相魯公見而擊節為跋三百二十八字始知壽老凡寶三本以其一遺安晚其一遺余番其一尤佳者後以遺魯公

世傳薛氏子竊定武石以歸始鏡損五字以掩其迹故五字缺本為世重

樂毅論

此五段石本與余所藏無下異但王順伯跋乃贍本非真筆也

黃庭經

此帖且年少目明者伯紀小余七歲猶能於鴉濛縹渺間望天仙余目力不逮伯紀攬卷茫然

遺孝經

此碑無書人名氏相傳二王書在京兆府山谷云小



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真確論也歐公謂是唐寫經生所書

率更千字文

余以家舊本參校余本中裂一痕而首尾全此本尾裂為四當是兩處所刊皆可寶玩

徐會稽題經

徐季海書列於夾漈金石略者三十餘種此碑皆法尤妙在西京

德素草書

素師帖如真元九年者凡五十二行比自序帖尤神

妙未知刻於何處當考

五季遺墨

鄭公見闕王時人及國初人詞翰愛之如此余見鄭公詞翰亦然

閱古堂詩刻

頃見范公所書伯夷頌今又見自書閱古堂詩以一代元老大臣而作蠅頭小楷端謹如此後有忠獻忠定父子二跋蓋本朝極盛時也南北隔絕堂存否不可知而况碑乎覽之三嘆

坡公石鍾山記



坡公此記議論天下之名言也筆力天下之至文也  
楷法天下之妙畫也夫水石相搏固有声然非風无  
以發之蒙叟之言曰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号雖大  
木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者皆激謫叱吸叫諫突咬  
况山下皆石穴又大石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其受  
風不愈多乎公夜斲舟其所聞其噌吰者又聞其鞀  
鞀者李似之侍郎云亦嘗於此艤舟止聞其吞吐者  
疑水仙新嘈啞鞀鞀之聲私於坡公者余謂蒙叟固  
云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竊意李是夕適值風恬  
浪靜耳余平生閱坡字多矣此卷當為楷書第一跋

語或以擬樂毅論画贊洛神賦非也惟富季申樞密  
以為李徐會稽題經得之

二蘇公中秋月詩

二蘇公彭城中秋月倡和七言可拍謫仙之肩坡五  
言清麗者似鮑庾閑雜者似韋柳前人中秋之作多  
矣至此一洗萬古而空之詩既高妙行書又妙絕一  
世諸家所收坡帖皆在下風子善其深藏之十五城  
勿易也吳才老猶以二公所用韻平仄反切為疑前人  
亦以此議昌黎公才老以字李名家未勉為沈約四  
声束縛余謂韓蘇大儒也語出流傳入人肝脾萬



世珍誦豈若場屋舉人規：然檢禮部韻略惟恐其  
不合格乎

總跋

端平甲午文忠真公師闈余忝議幙故尚書郎鄭君  
伯昌主管機宜其年真公召余與伯昌相率祖餞六  
月六日也小舟熱如炊甑伯昌與真公子仁夫各出  
篋中書畫碑余鑒定余非博識者二人更送旁課余  
伏艘板櫟飯半日間了數十軸真公見之稱善後兩  
家寶藏者皆為六丁取去惟跋語留余集中耳伯昌  
仙去十年而子善通守吾州一日又出法帖六冊古

石刻八軸五季遺墨一軸閱古堂詩一軸坡公中秋  
月唱和詩一軸題跋一軸坡公石鍾山記一軸題跋  
一軸欲余着語追念往歲舟中作跋甚敏今留子善  
卷帙累片老病畏寒不能涉筆此三數日稍暄和始  
坐書案每卷各附管見又為揔叙以系焉於是余年  
七十八距甲午三十有一年矣

慈濟齋

以易卦訓釋籤意舊惟霍山如此今蒲漳妃真人二祠  
之籤亦然雖其辭出於箕筆然隨叩輒應豈易道廣  
大仙聖亦不能外歟余謂鬼道幽陰肝蠻有灵驚動



禍福人者能之仙道玄妙变化无方非功行圓滿者不能至世傳孫思邈至今為地仙真人平生探丸起人死多矣蟬蛻之後人有感奇疾危證命在頃刻者辨蘇扶與持頰祈哀或立愈或經昔或數日皆弃杖步歸始惟閩人奉事今香火徧江荆豈非與峨眉山中黃禱叟皆以活人之功德世乎自文王孔子皆以易占然則以卦釋籤雖筮筆也亦真人意也真人祠里中非一所余所書者在糊陽塘蕭氏太學平校生桂發家其大父老人皆厖厚長者

鄭子善綸帖

通守鄭君子善示余此帖前後各五卷以余所藏古絳參校無一點一畫互異行數踈密裂利闊狹處皆合其為真絳无疑惟晉王廙書余本自婢何如以下始裂四行此本自七月十三日以後先裂三行則不可曉豈余本末裂時所印耶惜此本前僅存第六至第十中間十卷羽化以古帖寸紙可室况十卷乎

顏權縣福清詩卷

昔有厭苦其縣令嘲其推不去者顏君數月假令耳與人誦之如此士大夫歌詠之如此其去也又慕戀之如此使君真得百里之地賦三年之政其所立豈



下於子游子賤哉卷中人皆是邦之勝士中朝之名流而竹溪東澗二賢余執友也翰墨精妙覺我形穢

朱文公書一軒二字

敬則方君以一名軒舊矣余為作一軒詩亦十餘年矣人兩端首尾君持定見人多歧亡羊君導大路可謂深於主一者猶憚然若吾斯未之能信一旦得文公所書一軒兩字喜不自勝置藏緹襲且扁之楮間按文公此字為屏山家子弟作後歸于文公長孫鉅以遺番易洪某今為敬則所得劉氏洪氏守護不謹以至流落敬則得之如獲照乘珠連城璧如武夷

精舍親付授者豈非主一之學當然乎文公書滿矣下余年八秩讀之未匝竊以為玩文公之翰墨不若味文公之論著敬則富春秋眼如月其益勉之無若宋人然宋公有拾遺契而喜曰吾富有日矣

通首座手書二經

楞嚴經十冊法華經十冊通首座追嚴其親刺血所書世目浮屠為出家兒賢以黃檗兩尊宿親母疾錢不與粥藥其徒夸傳之曰吾教然也列子謂夷人有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母不可共處以兩尊宿之事觀之禦寇豈寓言哉儒者以不毀傷髮膚



為孝然唐人元魯山李元賓皆嘗以臂指血繪像書  
 經不害其賢瞿曇已滅度猶現空中為母說法目連  
 設盂蘭盆供其母由餓鬼道生入天通書二經計出  
 血數斗功德大於設盂蘭盆此念法時其母生切利  
 天必矣

高瑞禮詩卷

自昔名公卿嗜竹者無如李文饒至於問竹平安然  
 當軸八年窮富極貴隴右語鳥日南名花日接于目  
 竹之安否不及問矣名流勝士嗜竹者死如王子猷  
 雖借宅亦種此君及蕭亭之集同存九十八皆為茂

林脩竹賦詩子猷二詩差不逮其父兄豈非竹自行  
 人自人詩自詩了无交涉即高君以竹名屋諸公皆  
 為着語余亦隨喜君曰是詠竹屋爾余嘗有行卷君  
 忘之歟余取而反覆細繹乃知君苦吟而精思者昔  
 和靖詠梅萬口膾炙王郊大夫詠竹或者忍咲不住  
 君卷中未有為竹而發者試勸和靖冥搜一二聯以  
 發葉余可乎夫嗜竹固予之所奇嗜詩尤余之所敬  
 姑書此於君温卷之末

江咨龍註梅百詠

昔為梅百詠和者十餘人如袁相子趙克勤方蒙仲



王景長皆已物故存者各離群索居忽得漳浦江君  
咨龍所註梅百詠余讀書有限聞見不廣今日所作  
明日覽之已如隔世君相去千里未嘗款接緒言乃  
能逐句逐字箋其所本凡余意所欲言而辭不能發  
者往口中其微隱若筆研素交者獨不記問精博之  
不可及也憶使江東時作五言詠史絕句二百首游  
丞相愛之置書笈中雖入省以自隨書謂余曰每篇  
雖二十言實一篇好論宜令子弟註出處板行然余  
子弟竟未暇為君与余風馬牛不相及雇屑為余箋  
詩有前輩服善之風無近人爭名之意其賢尤可也

徐氏習射括要

本朝文治通天下士罕讀兵書戰策射又特兵家之  
一藝精之者少昔夫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門  
人記夫子弋不射宿則夫子固工於射者謂藝成而  
下吾未之信也搃戎信安徐侯出其先大夫子源習  
射括要一書蓋子源既以右科發身又為書以傳其  
子及其里之俊秀其言曰射以体法為先体法善雖  
不中不遠不易之論也先朝名臣惟陳公堯咨自号  
小由基由知制誥鎮荆南母問郡政公以射對母曰  
汝父教汝忠孝奈何矜一夫之技乎怒而杖之金魚



墜地二事政相反余謂陳母怒乎子善射手世也徐父教子習射多事之世也皆是也他日奪弓射胡兒一天斃撻覽者非侯其誰

龍溪蔡德容道院

古良醫如岐伯雷公如緩如和如長素君如公乘陽慶如淳于意如華佗技雖高身歿則已惟扁鵲葬湯陰相傳墓上土可療病禱之有得小丸如丹藥太史公謂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豈非活人功大身後靈異有不可泯歟是佑真人起白焦醫術妙一世能於鬼手中奪人命既仙去人事之如生始惟漳泉二

州尊信今庙貌徧湖廣江浙矣龍溪蔡君德容奉香火尤謹真人降焉密傳符呪蔡素修方及得神授益自信然顛以抹危厄起膏肓未嘗問賄謝余每謂叢祠滿天下小者希勺酒獨號之存大者受萬年之饗真人則異於是生不葷茹死不血食抱湖泉擲溪毛而來瘍者失痛痿者卻扶而去之固蔽冕食万羊者之所愧也前輩詠市壺去左手檢方右雇金兩手雖殊均斂戟蔡君則異於是富者至予之藥貧者至亦予之藥固兩手均斂戟者之所愧也乃題其贈卷而歸之



徐總管詩卷之二

元祐間最為本朝文章盛時荐之于郊廟刻之于金石被之於歌絃者何其衆也惟賀方回劉季孫不緣師友頡頏其間雖坡谷亦深嘉屢歎所謂豪傑奮興者耶其後有劉翰武子潘耆德久尤為項平菴葉水心賞重此四人警聯快句余少傳誦老猶記憶搃戎徐侯詩律可與四人方駕宦今世无好詩者又侯出稍晚前不及坡谷後不及平庵水心余雖好之而老病得謝雖欲勅見素誦少陵之佳句摩詰荐浩然於明主不可得已

莊龍溪民謠

昔孔門論政曰暮月可也三年有成子產治鄭與人始而怨之三年然後從而歌之近世張乖崖亦有只一箇信字三年後方成之論溫陵莊君謙父宰龍溪僅五月而去而邑之寄公若士若民皆詠歌歎美之或彙成編帙以示余令之邑以三考為任君之去非有飛語中傷亦無吏議督責直以守將不相知不忍奉行急符以厲民寧懷檄而去余雖不詳君之縣譜而聞其去就大致如此固士民之所以翕然詠歌歎美者歟君去郡政益暴急歲餘畬禍作矣守將為公



論所繩間廢君盛年壯志強為善而已它日所至詎可量哉

柯豈文近詩

曩為豈文跋詩謂抱甕翁詩稍雅深故老死不過豈文語差易直而劉亮必显融於世日往月來豈文竟亦未脫白余得其近詩其易直劉亮不減於昔然顏髮蒼皤不異於乃翁奉對南廊時矣唐人或以一聯半句遇合豈文父子再世為詩何至千百首然上不使之和薰風微涼之句次不使之吟着花走馬之詩而專發於螢雪佔畢之間豈文何負於詩而詩誤豈

文至此哉子美云吾祖詩冠古盖審言唐初詩人與其子閑俱不顯至甫始為詩家大宗師故又書此以勉豈文之子

福清黃尉字說

玉融少府黃君名棨父命之也字順父族父止堂命之也余不及識君之尊府君然與止堂事西山先生之同門也事理宗皇帝同兩省也凡止堂昔與余一言一語誦之終身順父親受止堂耳提面命芳洲雖鄉丈人行而勸順父母改字非余之所知也夫字所以敬其名也敬字說所以敬其字也字可改名亦



可改矣然則止堂說將委之草莽乎吾聞順父泣  
官邑人自為清尉其大節甚似止堂故書此附于字

說之後芳洲謂黃太傅子大

竹溪所藏方次雲與夾捺帖

昔聞之林井伯孔初平諸老能言麟臺方公給札時  
院吏先送策題卻之曰何待我之淺也發策者遂以  
三國六朝形勢戰守為問度辭僻事若傲以所不知  
者公一揮六十字條列縷析如響答声凡陳壽王隱  
孫盛習鑿齒沈約魏收諸書所載無毫粟漏失學士  
大夫讀之失驚入館未幾而去性高尤惟友夾捺善

文軒今遺文惟詩卷又律賦一馬渡江五龍夾日之  
聯見於夷堅志素妙心畫今大字惟存祥應廟三字  
行草惟竹溪所藏此帖有二王筆意以公精博眼空  
四海而猶約又軒相聚盡借夾捺新書讀之前輩尚  
友服善如此然則謂公恃材傲物不容于館閣者非  
篤論也公子景嚴有父風趙介庵德莊以子妻之景  
嚴死其後遂哀咸淳乙丑九月與竹溪會于海月堂  
竊觀墨本因題其後

恭跋

穆陵宸翰



臣克莊與臣希逸俱事先帝相先後為詞臣然再同朝皆不甚久一出入若燕鴻相避者臣既告老希逸亦奉祠乃希臣以先帝与故相忠定鄭公商確希逸除目宸翰一幅凡五十八字首曰本欲召用而大臣有抑之者大臣謂范左相初鄭公屢荐希逸玉音諭令上封希逸耻自鬻固辭鄭公以聞帝曰觀此一節志趣可嘉為之喜而不寢人曰翌早當盼召試之命世徒羨希逸以文采動人主而不知其以恬退簡聖知雖臣亦不知之及詔開資善權希逸內講臣在後省已書黃矣俄格不下諂聞希逸自以閩音未改

固辭其視榮利每如此臣扣希逸此宸翰何以在君家曰鄭公以遺我今以公回奏但勤于石臣捧讀而感慨曰聖哉先帝之現人也士有志趣則曰為之喜而不寐賢哉鄭公之愛材也士辭寵利則曰其陳誼甚高臣不敢強他人得主相片語鮮不夸示得意於人希逸深藏二十年垂老始以示友盼試之上漏一召字希逸晚侍緝熙袖進帝補足之遂刊為二本烏序瑤池之駿鼎胡之龍遠矣臣與臣希逸今皆白首攀髯无路惟抱疇昔所賜羲画堯章相對慟絕爾昔人以郭隗不殉昭王為負心噫受人千金而世



責望之如此 先帝於二詞臣長養成就豈不失於千

金之賜哉詩不云乎欲報之得昊天罔極咸淳乙丑

九月 日具位臣劉克莊恭跋

恭跋

昭陵飛帛書

臣恭惟仁宗皇帝恭儉恬澹無他嗜好嘗飛帛書國  
泰民安四字後題慶歷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賜美  
人張氏書家以飛帛為難自唐太宗後惟仁宗筆法  
尤精妙臣以國史考之我朝自建隆淳化至 景  
德車書混同方內又安然遼夏猶為邊患至 慶

歷五六年間始盼歷子夏曩霄始遣使賀 乾元節

契丹始獻九龍車二虜歛塞天下全盛前代人主撫

昇平萌侈汰或喜繁聲或自度曲其隆儒古文者不

過召相如奏大人賦李白作清平調而已仁宗於早

朝晏罷嬪御滿前之際乃屏去玉蕤羯鼓游戲翰墨

一則曰國二則曰民真堯舜用心也廟號曰仁不亦

宜乎宸奎流落今為丞直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

辦公事臣張果寶藏咸淳二年寒食日具位臣劉克

黃貢士詩卷



自元祐間天下皆稱蘇黃亦曰坡谷稱子由曰少公  
 叔黨曰小坡惟蘇黃之名與韓柳李杜等盛矣哉谷  
 雖罹黨禍及患陵再造尤重其詞翰不幸子相無祿  
 猶權其甥執政至茂陵而谷之後益蕃子邁子耕皆  
 显融伯庸尤貴重名克昌者竄後出為一時名公所  
 稱示余甲橐丙橐春風雜詠過秦詩各一帖字其名  
 曰紹谷名其集曰後谷昔宋齊丘一字超回或曰足  
 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為字君得無似之乎余  
 曰季者微孔顏借也孫不紹祖宗當紹何人哉及讀  
 其詩驚曰甲橐已有鼻祖熙豐氣骨丙橐而後則漸

入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年錄上近點且晚筆矣謂  
 之紹谷可也後谷亦可也抑少陵有云吾祖師冠古  
 有云詩是吾家事其尊祖至矣然少陵實兼風雅騷  
 選隋唐衆體非不欲放他姓人社家君卷中有不經  
 人道語似王令有抑揚頓挫語似小刑不專作元和  
 脚也覽者當以余為智言

傅清詩卷

亡友王曜軒天下雋人也其文字贈矣萬口其論諫  
 雷霆一世雖偶然引筆行墨為古風近体單辭半簡  
 皆清拔鉅麗有一種風骨友朋爭藏去為寶自斯人



仙去吾無與語者傳君渚字子淵贄余詩一帙大篇能演而伸短章能反之約余覽而異之物色其人或曰是曜軒邑子也諸生也雖風骨未及師其意度軒豁固也若栢大司馬之似劉司空也然國家設三場拔士士謂程文為本經他論著為外學曜軒由甲科即擢瀛洲學士以程文不以詩也未知君程文何如爾或曰君於場屋之技尤工不發則已發必中鵠余曰君外學如此本經又如此勉之他日為曜軒爭氣非君而誰

鄭南思家陳復齋遺墨

復齋陳公早以楷法擅名晚稍縱筆余叩其旨公曰吾老矣豈能長寄率更籬落下哉故凡與人書疏行草尤妙有二王筆意此一卷乃與故檢院鄭使君韓思忱者公宰安溪於邑士中得史君而友之相與講學析理多繁數十百言少三數行其論皆拆衷聖賢據依名節於仕止之際尤嚴曰若都不得志有去而已史君誦之終身不彙其平生往還翰墨為大帙寶藏之史君僅收思平方召用而先去今學者推為復齋高第莆少府必中史君子也出以示余余亦復齋所厚憶赴靖安簿代真督郵江淮閫幕公大書三序



相餞或為余書碑板歌詩他尺牘滿篋余曩不知愛  
惜往亡為人取去晚始收拾則存者无幾矣因記公  
初歿竹隱諫議傅公謂二子都官少卿曰師復遺墨  
可哀集為卷傅公名輩先於公而重其心畫如此若  
余者非特有愧於傅公亦有愧於史君父子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一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一十

題跋

吳師御雜著

恕齋記

今聞帥廬山吳公少受教於先大君子以恕名齋後  
得紫陽夫子所書恕齋兩大字揭之楹間公自識之  
又軒蔡公平舟揚公可齋陳公為作二記一跋所以  
發明孔曾言外之意高矣美矣余不復下注脚然三  
公言恕之体余請言恕之用以此處朋友必恥獨為  
君子以此居鄉黨必能董晉鄙之人以此淑問必可



以長王以此敵愾必可以使人即戎以此謀國必可  
以祈天永命恕之功用大矣惟公能終身行之方今  
三邊豈不急於中州內治豈不先於外庸惜公施為  
僅見於尹京兆鎮甌閩出其毫芒已足以震曜一世  
而未極恕之用也世道方有賴於公等努力自愛

恕齋詩存藁

嘲弄風月污人行止此論之行已久近世貴理學而  
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然康節  
明道於風月花柳未嘗不賞好不害其為大儒恕齋  
吳公深於理學者其詩皆閑繫倫紀教化而高風遠

韻尤於佳風月好山水大放厥辭清拔駁壯先儒讀  
西銘云某合下有此意思然須子厚許大筆力公學  
力足以畜之筆力足以洩之分康節之庶而昇明  
道之堂非今詩人之詩也

如齋平心錄

歐陽公傳詩易精粹然對客喜談政事尹京兆典人  
藩皆談笑辨治曾子固發明理學在伊洛之先與歐  
齊名為宋儒宗然集中如越州糶濟齊州保甲丁夫  
帳目洪州使院行移期限雖微必載豈文章政事同  
一机鍵耶恕齋吳公之學由閩洛迺洙泗者談經析



理深入聖處其門生故吏彙其歷官擬筆判案曰平  
心錄為十四卷補遺一卷凡民負抑昏舞文世吏俯  
首受欺曲董狐之筆高下伯州犂之手者公一覽如  
鏡見像湯沃雪是是非非兩造厭服夫人情予之則  
恩奪之則怨賞之則喜罰之則怒至於奪人邑而伯  
氏不怨廢人終身而為亭平廖立所思惟管葛能之  
公何以使人至此哉平其心而已矣

恕齋讀易詩

京房嚴君平輩以易為占書鄭司農區區訓詁不離  
漢學至王弼始一掃凡陋以理求易當時美其吐金

聲於中朝后人稱尋微之功必曰輔嗣先儒教人且  
看輔嗣易而或者罪之如桀紂烏虜亡晉者玄也非  
易也衍也非弼也余謂前輩那猶是教李惟程氏傳  
寂醇粹自言止說得七分蓋謙志云恕齋吳公每封  
括以一詩棟朱子答學者之言曰此書看得破精粗  
巨細皆可受用如某未然且將其間旨意分明處反  
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求函遠枉費心力余讀六  
十四詩言下悟解者信如公與文公之言亦有管窺  
未觀茅塞不通者方將贏糧挾冊求導師之指迷焉

恕齋講義



此卷金華殿中語也。國初命王昭素說易南渡命尹和靖張南軒功講惟其人不惟其官也。恕齋理李宜侍旃厦輔弼熙曾未展究如僕輩豈獵而非深造然為說書者三功講者再功講者一晚見此編未免有厚夫得講師三昧之美。

徐氏二語

徐先輩唐李權第不肯仕朱梁婦死于前其墓只書唐徐先輩與朱文公書晉處士陶潛何異史失其傳至六世孫昶仕於本朝家藏二告一雍熙告自前晉州汾西縣主簿三考授曹州司理判官其告猶用唐

制首云徐某年三十九戊申身材中形面貌黃白色少有髭次云興化府莆田縣崇業鄉身為戶曾祖宣先輩乃唐朝名士見遺於史而獨見於裔孫告身如此端拱告贊書云郡司理古小國之秋官也。比來佐僚皆用郡吏朕重惜人命乃選士流以爾曹州司理判官徐昶佐彼獄官雖有能聲言事者達予聞聽召赴闕廷加其俸薄而能廉位卑而不屈陞為佐邑用勸下僚慎爾初終元泰恩宥可授楚州寶應縣主簿除卑官而有訓詞歷郡掾而授邑佐由文林而陞登仕殊不可曉此論言出於知制誥王元之筆此公非



輕許可者其人之廉而不屈可謂無忝爾祖矣前告  
揚公徽之蘇公易簡皆擊銜後告太保兼侍中普石  
僕射昉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蒙正以寔錄  
攷之歲月職位悉合於此時雖抱閔擊析亦可樂豈  
必顯融哉

人

余友貢士徐君端衡請余跋其八世祖諱昶雍熙端  
拱二誥余既看語於雍熙誥之後矣因問貢士家譜  
君曰本徐彥伯之後彥伯見唐史與蘇味道李嶠崔  
融同時以文章擅名彥伯生務天寶避亂入閩居泉

州莆田縣崇仁里徐村務生在蒙始居延壽又五傳  
至先輩是為延壽之徐先輩晚年有歸來延壽溪頭  
坐終日無人問一聲之句今釣磯草堂基猶存至曾  
孫以俸薄能廉官卑不屈為詞臣至黃州所稱蓋徐  
氏字彥伯後種詩書遺子孫綿亾不絕貢士於先輩  
為十一世祖於曹州郡掾為八世祖詞章似先輩操  
履似郡掾其淵源所漸遠矣復書此於端拱告之後

右軍畫讚

畫讚黃庭經樂毅論小楷之本祖也浴神賦吐口逼  
乃翁率更千文褚河南黃庭稍拘挾矣



右軍楔帖

此梅花蘭亭三段石本與余家所藏本無小異

率更千文

余見率更千文多矣此本毫髮無遺恨今無工小楷者惜不令趙虛齋湯東澗見之

蘭亭辨考

右蘭亭攷甚詳寔然非仲京老子親札其子雲庄名審誨所書雲庄好古博雅君子也

趙志仁百韻柞木詩

志仁工部賦柞木詩始五十五韻明日增之七十韻

又明日增之百韻以示友人肅翁中書君有七言唐律贊美之又以示余余一生縛律嘔心斷髭時有一首兩首似恁大篇開拓不去又讀書不多志仁詩引用古今柞事或余所未識但以柞比標標似未然南華言標樗以不材无用逃矣代漢有五柞宮則非不材無用之木矣詩家多以一字命題半山詠龜七言長篇用尽龜事詠虱詠棋亦然志仁此篇甚古然古人詩一言半句兒童婦女小夫賤隸皆記念上口叔世詩或累百韻或數十韻而精博者不能通聰惠者不能記况若余之耄及智昏誦志仁之作如貧兒見



大富長者伸手丐乞之不暇安敢与之角力哉  
中書君且放志仁獨步

坡公題背面美人行

卷首所画背面美人身余家舊藏本無毫髮異卷此  
後坡詩墨濃筆縱暮年書也畫佳非周昉不能作疑  
此本為真余舊藏者為臨本

林和靖遺墨

與猶子云汝數年來應舉不曾有一句好言語在人  
口若據如此荒唐何以望它科第愁人七七十即下  
筆便道得此言語極蔑視汝也見此後切須寄取新

做底事業來千萬千萬和靖一生抗志物表然程督  
猶子應舉業如此之嚴後二皆登第有聲家訓也

徐槌管雨山堂詩

右雨山堂十六詠槌戎信安徐侯伯東之所作也十  
六詠曰雨山堂凡六十四首曰午峰曰裊香曰細香  
曰洞庭曉霜曰盤隱曰德逸曰適安曰皆春曰芙蓉  
壑曰清芳曰東疇曰存菊曰秀遠各十六首或為卉  
木或為泉石而非作一景也或五七言或大篇或短  
章不一體也余昨為侯賦唐律附衆作列堂上時猶  
未見此編也歲行未周而侯自作此堂時增至百六



十首他人嘔心捩髭鉤章棘句營度甚苦而侯得手  
應心易易如此時方多事三邊用武惜不移此手磨  
盾墨颯颯草軍書乃作窮書生冷淡生活無乃侵余  
之疆乎昔張步兵云黃花如散金五字耳而太白以  
為風流五百年孟浩然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一聯耳而王維携入禁中以高妙傳不以多傳也余  
又將觀侯之老筆焉

滿領衛詩

唐元和大歷間詩人多是韓門弟子如湜籍如翱老  
舊皆直乎其名雖稱盧仝玉川先生然語意多諧謹

惟於孟郊特加敬比之長松巨鍾自比青蒿寸蓬又  
曰低頭拜東野其沒也謚之曰貞曜先生史稱退之  
木疆非苟下人者余嘗論唐詩人自李杜外萬竅互鳴  
千人一律忽有月蝕等作退之自是驚異非詭之也  
如東野諸詩自出機杼無一字犯唐人格律如鷓鴣并  
短後夜中見古人衣冠如盆盎中見壘洗退之豈陽  
尊而謬歌之哉夫詩在天地間有貴窮公相學為宗  
師而無一字近傍者有山人幽子為能道驚人句者  
心泉蒲君示余詩百三十古賦三前此二十年君家  
有陶倚之名余未之識也後君家貲益落誅茅泉上



余始詩為賦人十年乃見君詩今江湖諸人競為四  
靈體君卷中時有三數句以四靈古體如九日登菊  
送杜生歸田闡意投所知師若見大閱收歎諸篇皆  
冥搜苦思變現光怪脫換騷雅使退之見之必引而  
進之盧孟之間矣古賦在詩之下昔人善擬古者做  
其意不做其辭柳子厚有騷十首或散語或三字或  
四字不盡拘方字為長句也三賦皆用楚詞體按摸  
出繫余

林和靖帖

和靖天聖明道間詩人然得闕下方袍及館中三一

君子唱和數章約江夏茂才來看方袍失其名館中  
君子當是李建中輩人其倡和敢寄和靖和靖至約  
客共觀可見前輩元爭名之意茂才必亦當時社中  
人也坡公評和靖書謂其少因此帖穠艷非少肉者

鍾肇史論

本朝如晏叔厚賀方回柳耆卿周美成輩小詞膾炙  
人口他論著世罕見豈為詞所掩歟抑材有所局歟  
惟秦晁二公詞既流麗他文亦皆精確可傳余  
始見延平鍾君樂章而異之及見其史論一斑作而  
曰此非曲子中縛得住者惜余已老而君方少不得



究其論而別

母愴趙資政奏稟

右母愴資政趙公淳祐丙午十月五日十二月九日  
奏論山相二稟于時朝野傳其覆出從官言路館學  
聯章合疏五序諸生投匭伏闕者以千百計咸請削奪  
疏皆留中余適與母愴公同西省公一日問余旦夕  
夕有大除日子何以待之余曰必駁論若綿力不能  
挽回則有給舍聯街封駁故事公與茂寔繼之可也  
至初九夜御筆蒿之昨預乞致仕今服闋可令守本  
官職致仕衆憂復用聞其休致皆喜惟余當草其致

仕致未免留黃駁論其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請  
其罪名著之訓詞不報又加大覲文殿季士上使游  
丞相謝待郎迭宣諭趣書黃行詞報余執前論凡三  
奏皆不報母愴公憐余獨立雷霆之下約余茂寔之名  
黃上意感悟卒奪其大覲文之命游丞相方嘉其論  
事回天之功章璘殿院乃論其貪榮去親賣直欺君  
之罪初余論駁番中嘗自劾臣有老母不歸養事聖  
君不力諫未能自責安能責人言者急欲逐余遂因  
其自劾之罪以罷之去之日母愴餞飲湖山別去簡余  
曰適見貝錦之言二字見還四方之所欲也自古快



讐之速未有如此者余既為計院使君出母情遺  
墨使君亦為余出母情諫草上距淳祐丙午二十有  
二年矣始知山相休致之議寔公發端臘月九日御  
筆純用公是日經筵諫草中語烏厚景定聖人於母  
情公君臣遇合之盛雖虬鬚帝於魏文真不若也余  
手錄二藁寶藏又題其後以俟南董氏之筆

母情趙公辭執政恩數簡

理宗皇帝臨御久閱士多群臣或見面得之冒昧或  
隔膜如其肺腑有前敬而後患者有始密而終疎者  
余事軒陛耳目所覩記士大夫終身為上禮貌親信

寄之以心腹待之以賓師惟母情公一身而已雖去  
而國有大政猶以小繫咨訪公何以得此於帝哉余  
告老歸田公兄子計院出牧於莆始見公與使君木  
史蠅頭細字約三十餘行可五六百字乃晚年出處  
大節目矍然起敬曰公召入陪祠甫稅冕即行留之  
不可時相矩堂董公為上言欲加公執政恩數公掩  
耳曰以吏部尚書則辭以報政恩例則受吾事上十  
年貽貽頂門一鍼每言治亂原於君心公私之判南  
陽攀附者當盡換石階官寺精黠者當遣出外任今  
南陽則兩人儼然為從官官寺則兩人儼然逐臺諫



如此而呼之則至上必待以無廉耻之人矣何面目見上乎今若必不出必不受朝廷分毫官職上冷地思量或自感悟即是為君相扶持國事使君以此槩示樞掾葉仲圭以白矩堂遂寢前說公辭受如此世所未知昔溫公以改新法忤旨然以不拜副樞一節使人主有若他人雖推之不去之語公辭執政與溫公事相望穆敬陵公猶裕陵之敬冰水也豈苟然哉余前所謂前敬後怠始密終疏者未必人主之眷不可恃母亦有自取輕之道歟余謂使君當礪片石刊此墨妙以備史館采擇

母愴趙公與兄子書

此一卷八幅母愴公所與兄子計院使君書時使君習詞科公謂作文已是謬用其心况於務博爭新錢詞鑄語殆是敗德之具不若以義理之書澆灌肯次又云且理會古人言行如輕名利薄軒冕等事則不以操其踏寔地之脚論諸暨諸事云所言固疾惡之意但聖門却有疾之已甚一條况宗族間有疏密事体有幾樣若一絕之則此後不復可誘其向善矣父兄典訓之言也別幅云方叔身入却曹恐无益於國復無益於身又云時事日有變態益覺孤立之難大



大夫富貴不能淫者之言也諸帖皆行草妙絕有揚  
凝式朱文公筆意方鼎貴而寄錢漆書厨卷卷於戚  
家塢書籍篋無一念忘簡編此其所以為母情歟頃  
余未識使君友人湯伯紀見余所作母情公哀詩有  
中壘老猶上封事三閭去尚作離騷之句謂歟伯紀  
誅文暗合因言母情已矣其猶子寢寢有立趣造不  
凡使君朝辭二疏治郡大指廉直有李父風

湯楚孫長短句人四六

孫花翁死世無填詞手後有黃孝邁近人有湯楚孫  
惜花翁不及見此事在人賞好坡谷亟稱少游而伊

川以為囊讀萃老以為放潑半山惜耆卿謬用其心  
而范蜀公晚喜柳詞客至輒歌之余謂坡谷憐才者  
也半山伊川萃老衛道者也蜀公感熙寧元豐多  
事思至和嘉祐太平者也今諸公貴人憐才者少衛  
道者多二君詞雖工如世不好何然二君皆約而在  
下世故憂患不入其心姑以流連光景歌詠太平為  
樂安知他日元蜀公輩人擊節賞音乎

余既賞湯君小詞君費余四六一卷亦絕出輩流其  
擬作松竹梅三友除稂制雖戲用前人驢如九錫類  
例然意新而語綺世常謂藝之至者不兩能由君觀



之豈有不兩能之理哉然四六千變萬態有用故事而工者辭拜相云宜選於衆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乃僚纂迪戎高后之事收復燕山如恩時宰云昆夷惟其政矣周公方且膺之事也又不用故事而工者宰相求去云責任非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時舊相謝降秩云國皆曰殺雖无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是也有用全句而工者謝越州戒放降秩云致効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欲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是也有不用全句而工者謝不候回降發廩賑濟略云惟比年之通患視荒政為

具文昔嘗竊嘆於閭閻今恐自欺於天日未聯云使殺身有益尚堅一節以報君况為善無傷敢替初心之及物是也余謂四六家駕清談者輕虛惟故事者重濁設辭傷直道全句累正氣寧新母陳寧雅母俗寧壯浪母卑弱君勿忘老夫此語後有新作母惜商推

張文學詩卷

建安張君仲節示余玉澗藁一卷律体流麗者有元白材情閨思云蝴蝶似知春夢熟穿巷飛度画屏東宮怨云夜夜月明金苑裏如何照不到長門之類是



後村先生文集

具石堂

也古意奇崛者有盧工樊宗師風骨征婦怨云凱歌  
四面動地來斬得名王歸獻闕一朝驟駢先論功封  
侯佩印劔殺齋鉞不知去年征戰時妾家良人在還  
沒諸篇是也他人之作率是辭多意少惟君篇什簡  
質涵蓄不現光恠徐玩味之 悠然深長寧不足於  
辭而有餘於意意本也辭末也然聖門之論曰辭達  
而已矣又曰質勝文則野辭亦豈可少哉君力學而  
苦思勇猛而精進試參取張藉王建之調卷以發越  
盧全樊宗師之奇崛則高无對矣

桐鄉艾軒所作富文行狀誌銘

余少於銅鄉艾軒二公之文卓辭隻字皆記念上口  
二公蓋光堯重華兩朝詞臣其文貴重于世不以一  
字假人然艾軒狀富文翁累千二百六十言桐鄉銘  
亦凡百言艾軒受學於富文翁狀公行時方三十餘  
猶未脫白自稱門人敬之如此桐鄉輩行在前理辭  
亦詳而備富文翁之賢可知矣竹溪林君肅翁守莆  
訪求艾軒遺文銀梓余與有勞而行狀乃漏落未入  
集至公之曾孫君節始得其本竊意尚有六丁下取  
未盡者可以物色也富文翁生不蒙稽古力僅止一  
麾君節遂奮孤童擢甲科入為瀛洲學士兼掌南宮

後村先生文集

卷百上

五

易現堂



牋奏不在身必在子孫豈不信然雖以論事去國其  
大節毋忝爾祖矣余既銘公之孫錄參之藏君節示  
余此軸墨妙筆精敬書其後而歸之

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後語

安晚鄭丞相兩宰天下名位之重執務之繁雖操化  
權而未嘗一日釋筆硯嘗為文房四友除授制詔客  
錄本示余戲擬數篇依本葫蘆爾公見之擊節後效  
顰而作者益衆意益新語益工又有於四友之外別  
以歲寒三友命題者余謂唐虞命官或一字或數語  
而已叔季王言太繁而封拜大臣告廷之辭尤繁往

往溢美且純用儷語欠者古意等而上之又有一種  
雜題漢魏以來摹奪者必先加備物典冊以示改物  
之漸志節之士聞而洗耳其踴躍操觚者皆出於文  
章鉅公臺閣貴人之手揚雄美新阮藉勸進表袁宏  
宏九錫詔樊系冊文古今一律可勝歎哉善乎謝公  
之言曰卿固天才安可以此示人前人或以駢加九  
錫制非惟誅竊弓之盜亦以愧秉筆之人也姑舍是  
勿談方君名父示余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一卷年  
年而筆老意高而語綺此等文字易流於諸俗納諸  
然三友者皆凍餓自守抗真類之志稱其美無媚悅



之謗与之厚無附麗之嫌然才藻如此不用之於朝廷之黃麻紫誥而發之於山林之素封過合有時君其席珍以待卷中有代三友辭免謝表夫辭免謂未拜命而辭謝表謂已拜命而謝當析為二今合為一誤矣君宜改作併為族父廣文刊誤君舊名名父持叟卑子鄉荐今古窮華丁卯再荐猶以舊字行

顧貢士文英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后叙

顧貢士文英示余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各二十卷余久欲疏愚管以還誓忽未果為君貽書督過時余已喪明取君書令子弟展誦巍坐聽之詩傳大略

如鄭夾際朱文公點小序專以經文求作者之意近世趙南塘談經多與先儒異同惟詩不能廢鄭氏朱氏之說嘗謂余曰蕭前輩惟鄭漁仲善讀書兄可繼之余每憤舊讀不記一字觀君所作演說妙年美質所見迺與朱鄭二先生暗合後生可畏豈不信然國語辨非之書是丘明而非子厚亦與世之隨聲結響者絕異世謂國語迺米脩左傳非也子厚於左傳無疑而獨不取國語亦非也司馬迂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以國語為失明後所作則傳成於國語之先矣子厚非其誣又非其毫君持論欲與子厚爭雄所謂



豪傑之士矣顧氏自國子博士乾淳間以律賦擅名天下場屋至今傳誦余先人與博士昆仲辛丑同年余與君大父行君任君謀君房君審君立及君尊公雲卿皆厚善異哉萃於一門盛矣哉

往年趙庸齋有盛名高自標致士及門者尊崇之過於顏孟皆曰仲尼復出吾叔孫通為漢定朝儀薦進諸生不過皆拜官賜金爾而諸生至稱其師為聖門其來久矣豈特庸齋門人哉今庸齋墓木已拱向之尊師者稍懈散余謂孟喜之改師法不如侯芭之守太玄房魏之貴显不如董常程仇之

隱約顧君嘗學於庸齋者書以勵君亦以勵庸齋之門人

方俊甫小稟元英

自詩境父子仙去里中無與言詩者及文甫俊甫出姑接為詩文甫詩予前十年既評之矣俊甫示予小稟二十首皆尖新組麗若百鍛而後出治世稱能傳家學者為書種惟詩亦然之文甫於詩境公為叔祖俊甫於武成為父子視俊甫為通家子和其投贈二詩美之也因以箴之三百五篇有出於小夫賤隸寺人媵妾放臣逐子之作而聖筆不能刪高弟子夏名



儒衛宏不能序韓嬰不能傳左史倚相不能知毛鄭不能箋束皙不能補王通不能續其故何也余觀古詩以六義為主而不肯於片言隻字求工季世反是雖退之高才不過欲去陳言以誇未俗後人因之雖守詩家之句律嚴然去風人之情性遠矣君詩之病在於鍊字而不鍊意予竊以為未然若意義高古雖用俗字亦雅陳字亦新閑字亦警君歸而求之高無對矣

徐貢士百梅詩註用虎

鄉友徐貢士用虎和余百梅詩又篇篇下注脚發葉

余甚多嘗問余其間三首如環子麗華皆已矣謫仙狎客兩堪悲懸知千載雅滌洗留下沉香結綺詩又唐朝才子恁能詩張祐輕狂李益痴管甚三姨偷玉笛誑他小玉寫烏絲又浮休嗟柳研為薪子美憐梅傍戰塵只願玉關烽燧息老身長作看花人疑與梅不相閔非通論也太白江惣皆未免為二妃所累柳二妃所以重梅也三姨貴妃之姊小玉諸王之女玉笛烏絲事甚秘因張李兩生而播傳柳兩生所以掩二女子之謗然二女子非列女傳中人矣亦所以重梅也輕薄子豈能點污梅哉又疑子美憐梅傍戰塵



之句時祿山陷西京遂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  
枝空斷腸之感徐必因杜五言有遙憐故園菊因傍  
戰場開遂有此疑菊傍戰場梅柳豈能免耶余意如  
此

趙靜齋詩藁後叙

余誌靜齋趙公之墓述公勲勞尤詳而寔後十年始  
見公義莊規約又一年始見公奏議皆叙之以補墓  
誌之闕然猶未及見公賦詠咸淳戊辰公子与積自  
田里奉公遺藁一卷古律詩百一十五首長短句十  
四首距余墓誌時十又六年余年已八十二耆且盲

命子姪朗誦而諦聽之內二十章為宗族尊幼而作  
於倫紀最隆三十章記官游車轍馬跡所至於淮東  
西湖南北三邊亭障堡戍風寒險要如指諸掌凡為  
朝家帥閫畫兵籌軍冊歷歷在目他如投贈餞送和  
韻之屬片言隻字皆有義味公嘗謀故抑齋陳公鞅  
故尚書開府杜公果大幕府而從杜公最人與之相  
為始終杜公奏凱荐公自代其述懷感遇諸篇雖郭  
隗之於燕石齊客之於田橫無以過也公不為奇崛  
險語皆人所共知者但人不能道耳竊嘗評公所  
作其言情切理者借曰思慮所及其語在目前意存



事外者巧力不能至也余又述之以補遺橐之闕與  
稽於公緒業必竭力員荷於公手澤无一字失墜可  
謂能子矣

建德縣賑糶本末

余既告老歸田咸淳丙寅江浙春勞夏旱其時郡縣  
飢民至噬草木以食而衝巖尤甚舊仰糶京粟至是  
輦下禁港官吏搏手無策廟謨密運與神為謀渭粟  
三百萬斛夕入京師大農所轄豐儲諸倉有廩會處  
官吏預倍駭量以待未丙夜而三百萬斛皆窖藏充  
滿若鬼輸天雨象大之區何啻百千萬戶初不見舟

車所由之途亦不知紅腐之物取之何所既而始云  
皆公田所銖積寸累而來者時中外方多竊議公田  
有利与害言人人殊一旦歲荒民饑朝家得此以活  
六軍兆民之命又需丐反於數郡菜色雷腹之民於  
是前之議公田者始服庙堂之深思長慮時建德令  
趙君以才選宰赤縣於荒政先謂條日勸諸都上戶  
各出粟三十碩以糶都內鰥寡孤獨之人又曰此事  
以身帥某願出已財就使府賑糶米內回糶湊為  
百碩乞送所屬交錢給未遂輦芝楮一千一百緡內  
五百緡係已財六百緡係庫吏借過知縣俸米錢府



從 仍從府倉添糶百石併撥一年義倉米三百二十餘石下縣庶幾為惠稍廣府縣勤卹如此宰又申郡願倡率邑中十數家備財就公朝回糶五千斛府以其說備申準省劉奉鈞判劄付建德府行下本縣每碩作芝精一十二貫內撥二貫充船脚外淨納一十貫文數起解封樁庫限十月了足宰遣官吏賈一價錢二萬五千貫先赴封樁庫交納餘錢候糶畢足余謂今之長官多剥下以奉上趙君能毀家以紓一邑餓殍之民仁人也今之牧守多以父推子揚候能視屬邑如子舍古循吏也至於絕席百僚之上俯視

生靈辛苦若不相接而一令之微乞米五千石叫閭直達應之如響此古大臣耻一夫不獲如已推而內溝之心也嗚呼感哉趙令故閩帥靜齋之子孝而廉乃翁以俸餘置田六百斛以贍族君增至千斛及領民社又能輕貲救荒如此謹識本末于左君名與積以邑最就擢通守建德府從民望也

章南舉十豪

僕曩官建上多識其士友去之數十年猶記憶如新相如今屈指故交存者十無一二予昔所賦詠老不復記惟溪上故人往往猶能舉似晚得謝生盱照隣



愛其詩有唐風照隣又以書稱其友章君南舉才名  
贈余五言又小橐三十七篇蓋余齒髮盛壯時望而  
畏者今耄矣精華竭矣何以拜君之惠而還君之贄  
乎昔余以所作示南塘此老雖甚擊節其意常闕然  
未滿其言曰兄讀書非不多然吞餌上鉤皆黃口小  
鮮而鯢鯨大物皆未受令友晚為侍從見余賦詠始  
自悔前評之誤有分庭抗禮之語君才十倍於余吾  
見其進未見其止也他日有續編當再商確

丘撫幹遺橐并

自昔振古豪傑立大功名人聲應氣求有若符契

合不膠漆而固者故龍舉丞相二趙公有衛社大功  
賓客從者如雲丘君升字成叔獨擢寸管居二公記  
室之任橫槊之賦所磨盾之所草無論座上客雖帳  
下免讀之莫不嘆二公何以能致此士又莫不竒此  
士何以見知於二公其遺文存者僅有古律詩二十  
篇書檄雜文一卷子不及識君讀行溪狀竒其人嘗  
為五言以誄之時應甲方總角未幾擢高第英邁有  
父風而安溪明府太淵又橐君之文請予評之卷中  
訓雜之篇雜事該括略盡竒正无窮而語意不犯重  
姿態橫生而文義相貫屬書檄諸作使之生建安黃



初之間豈不与王桀絕昭陳琳阮瑤諸子相頡頏哉  
君沒時纔四十九屬纊遺趙公牋猶勉以忠義無昵  
昵兒女語予讀而悲傷之且惜其見知於二公之初  
節也使及見丞相之晚節功愈高位愈尊權愈重建  
大宣威府都督府模下士有為將相者而君竟終於  
選調君生雖悒悒不得志然身後一段冷淡生活得  
吾輩表而出之未為不遇也子嘗窺應甲一班青出於  
藍者昔枚乘一生僅為梁園賓客子臯始以賦頌被  
遇天子貴震一時若天假子年聞漢廷之上有與東  
馬巖徐共奮飛者非應甲其誰

莊侍郎行實

近世公卿家傳行狀非出於子弟則出於門生故吏  
辭多浮誇雖河南邵溥稱康節伯溫李端叔狀范忠  
宣猶有此謗莊公行實乃其高第歐陽偉之筆余同  
舍生也其人樸茂不妄語故其文詞雖欠發揚蹈厲  
然皆平實確詠余在史館覽公寔錄本傳往往得之  
行寔余誌公墓亦多采焉

魏鶴山南平江使君墓碑

南平始隸渝州元豐始創郡傳記所載賢牧前惟劉  
孝標後惟江君叔文賢令惟陳少遊而江君行始見



於西山之序鶴山之誌仕者多華人嘗士地稍荒遠則以卉裳馱舌鄙夷其人建邺二先生錄江君之賢以發藥今士者之病其論高矣美矣豈容復措一辭余觀自昔賢守宰有父子守吉陽而澹庵胡公名其堂曰盛德有以名臣宰也東夷陵兩邑之民至今丞嘗之者豈必鄴都大邑哉否則為壯哉縣方縮銅墨而其民有推不去之潮以尚書尹京甫解印綬而都人有袖瓦礫以送之者江君先大君子牧相郡有声黃通守鏗闕決有父風予與南平甲申同班於通守歲晚受塵通守命予曰子厚余先君而學於二先生

者乃攬涕濡筆書於端首龜跌之後而歸之

山甫家書

間為余言多掩惡而揚善矯薄而歸厚親友皆勉其好學而進德使其官稍可行志力稍可及物豈非佳子弟乎吾此言非譽兒者將以激奮勵之爾

李翰林集

按元和十二年宣池觀察使范傳正作太白新墓碑云公一子名伯禽以正无八年卒生無官傳正訪其後欲申慰荐凡三四年乃獲公孫女二人搜於篋中得伯禽手疏十数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向非傳正



新碑則併伯禽與草木俱腐二女一嫁陳雲一嫁陳  
 勸傳正於謫仙之後卷卷如此余詳古人名子莫不  
 有義如明月如蘭黎之類只是小字太白非不能名  
 子者當更攷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十一

